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二十七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马占鳌的反清与降清	马培清(1)
陆洪涛督甘始末	魏绍武(9)
冯玉祥部国民军入甘纪略	曹之杰(19)
杨虎城派陕军入甘亲历记	杨子恒(30)
马福祥事略	田生兰(35)
马鸿逵在宁夏	张寄亚 王有禄 刘柏石(42)
马仲英与河湟事变	韩定山(63)
马仲英入新随军见闻	杨波清(84)
马步芳封建军事集团的形成及消灭	青海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组(103)
我为马步芳向蒋介石要饷的钻营活动	韩海容(163)
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(续二)	王芸生 曹谷冰(176)

附注:

对《马福祥事略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《选辑》第三十七辑

对《马鸿逵在宁夏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《选辑》第三十七辑

对《马仲英入新随军见闻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《选辑》第三十四辑

马占鳌的反清与降清

马培清

清同治间(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七四年),甘肃的回民事变,是一次时间较长、区域较广的民族斗争。事变的中心地点有西宁、宁夏、肃州、河州四处。后来西宁、宁夏、肃州的领导人都受到血腥的镇压,惟河州的马占鳌不但无灾无害地善终,而且由于他之青云直上,形成了此后七八十年割据甘、宁、青的军阀势力。这种离奇的情况,一方面表现出马占鳌的投机取巧,心计独工,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清朝以回制回政策的阴险毒辣。这一事变的起迄,去今将近百年,除史籍所记官方材料之外,人们所能知道的只是一些传闻。不过本人曾在马占鳌的长子马安良部下从军多年,多次听到马安良讲述他父亲的故事,特把两耳听熟的一些事实,撮叙如下:

马占鳌是河州(今临夏市)摩尼沟何家庄人,先世念经传教,家道贫寒。他开始在本地方念经,随后到西安太学习巷清真寺留学。那时清朝政治腐化,在陕、甘作官的大小官吏,强半庸劣贪鄙;尤其当权的将军、督抚,纯系满人,昏昧无知,遇到民族问题,经常揣瘦掂肥,歪曲偏袒,各地回汉人民积不能平。同时太平天国的革命战火从西南烧到西北,西安是西北重心,不能不受影响。陕西回民素被剥削、歧视,乃秘密酝酿起事。马占鳌在留学中曾经有所见闻,“穿衣”(毕业)后回到家乡在本庄寺内做开学阿訇,能言利嘴,敢作敢为,得到教下的信仰。他虽然贫寒,却有个很有钱的叔叔,在乡间放高利贷剥削穷人,极为群众所不满。马占鳌经常劝他叔叔放弃债

权，他叔叔不听，他便教借债穷人抗债不还。他叔叔向穷人追讨，他就引用教条，斥责他叔叔违背经典，扬言要杀他的叔叔，终于使他叔叔屈服，烧掉了穷人借债的约据。这样一来，马占鳌就更得到多数贫苦农民的好感。

先是，咸丰年间（一八五一年——一八六一年），青海藏民和蒙古人民互相冲突，引起清廷迭次在西宁的用兵。接着，巴燕戎格（今化隆县）的撒拉族人在马尕三的率领下实行暴动，北扰西宁南川，东到河州积石关。马占鳌集合邻村回民群起抵御，屡次取得胜利。大家认为他有勇有谋，又是通晓经典的阿訇，于是马占鳌自然而然地成为当地回民的首领了。到同治初年，清廷政治越加腐败，西宁、兰州的大员既爱钱、又怕死，对巴燕戎格的事变，忽剿忽抚，兵行所至，骚扰不堪。河州地区，北到河西，西到西宁，兵荒马乱，富民困于捐输，贫农苦于差役。及至陕西回变事起，太平天国的革命部队也从陕南进到甘南，久困暴政的河州回民再不能长此忍受。同治二年（一八六三年）八月东乡回民首领马悟真、闵殿臣等首先起事，围攻河州不下，请求马占鳌援助。马占鳌说，反清不是寻常的事情，要河州的各“门宦”都拿出力量领导大众共同维护民族和宗教，才能济事。于是东乡北庄门宦的马悟真、太子寺洪门门宦的马万有、八方花寺门宦的马永瑞纠合起来，公推马占鳌为帅。从此以后，摩尼沟阿訇马占鳌就自称都招讨，成为领导河州暴动的中心人物。

同治二年十一月，马占鳌即被推为暴动主帅，集结各门宦的力量，经过一番准备后遂再向河州城进攻。第一次，他率队奋勇当先，已经爬上城了，由于城中有充分准备，守城的人仍把他击退下来。退的时候，他已跳到西城壕边，他二弟的衣服被地面的矛头穿入，挣扎不脱，大喊阿哥赶快救我。他见事势危急，回答说：“你向呼达（上帝）归顺吧！以后阿哥给你报仇！”城上听见这个人是马占鳌的弟弟，就投下油棉焚烧，在城下活活烧死。因此马占鳌同河州守城的人结下了杀弟的深仇，决心要把河州拿下来。在休整之后不久，马占鳌又把人马集中到河州城下，他考虑到破城后汉民会遭到残

杀,就和部众立下禁约,入城后对俘虏和降人只要顺随回教,一律保护,不准乱杀。故当同治三年正月攻入河州城,对城中居民伤害较少。后来马占鳌向左宗棠述说了当日情形,左对此大为赞许。

马占鳌攻破河州后,东西乡的门宦和群众都信服他有办法,他的势力北面扩展到黄河沿,东南扩展到洮河沿。这时的陕甘总督熙麟,除了派人抚谕讲和外,没有一点办法。这之后,马占鳌因鉴于永登的西南乡,当河州西北,居高临下,感受威胁,乃亲自带兵去攻打牛站堡,虽然在攻堡时被城上抛下的砖头打坏了左眼,但他毕竟攻下了牛站堡作为河州的外卫。此外,他还利用撒拉族人在西面攻占了循化县城(城内未曾逃出的汉人一律顺随了回教),解除了肘腋之患。

事情越闹越大。这时陕回大批西来,清廷张皇失措,甘肃各处汉回互相猜疑,到处燃起战火。追随马占鳌的人越来越多,成分也越来越复杂。很多人就凭人多势重,任意妄为,常常奸淫掳掠,残杀无辜;尤其东乡的一部分,表现得特为恶劣。马占鳌对这种情况极为不安,曾经亲到宁河城(今和政县城)召集大众讲话,大意说:“大家开始起事时,赤脚上穿着麻鞋,拿的是五尺长的矛头,是从艰难困苦中来的。如今大家都抢富了,脚上穿的是羽绫靴,身上穿的羽绫马褂,都惜钱爱命起来了,出去不好好打仗,只打算挖地窖,把矛头变成铲头了。”东乡头目听了大为不满,认为马占鳌故意辱骂他们,鼓动群众把他包围了,扬言要杀他。幸有东乡三家沟的一部分势力挺身保护,并劝告大众说:“现在要顾全大局,内部万不可闹意见,以免分散自己力量。”这样苦苦相劝,才解了围,把马占鳌保出宁河城。马占鳌临走时说:“既然东乡对我有意见,以后我就守积石关,守循化,河州的事我再不管了。你们另推元帅吧!”此后他就离开河州城回到大河家去了。

马占鳌回到大河家后,河州的事情由东乡和八方的头目处理。起事群众由于失去统一的指挥,内部又闹不团结,彼此不服,部队自由行动,毫无纪律,事情越弄越糟。同治八年(一八六九年),左宗

崇率领湘军入甘，总兵傅先宗、徐文秀等从临洮一带渡过洮河，占领三甲集，进逼太子寺，大有一鼓荡平河州之势。河州的各头目在节节失败之下，大家商议，仍请马占鳌回河州负责指挥，公推重要头目到大河家恳请。马占鳌表示，要他出来负责，大家一定要听他的话，还提出：“凡作战不力、不遵守约束的，定要杀头。”他又说：“口说无凭，如果真诚受我指挥，须向我纳经（即抱可兰经发誓）。”大家接受了这个要约，并纳了经，马占鳌便同他们回到太子寺（今宁定县）主持攻守计划。

马占鳌这次到了太子寺，首先调查失败的原因，搞清责任，杀了三个作战不力的先行官，另派队伍反攻进逼的湘军，仍然被湘军击败，又杀了两个先行官。马占鳌于是亲自带上他有力的帮手马海晏到前线视察，看到四十多营湘军分布在太子寺南面二十多里的新路坡，坡上较高的山峰都被湘军占领，中心有一个稍低的山峰没有军队。视察以后，马占鳌挑选了三百名最好的枪手，交马海晏率领，夜间潜入新路坡占领了这个山峰。那时正是严冬季节，地面冻结无法安营，马占鳌密派千人送土坯、挑水，在几小时内砌墙浇水，筑成光滑坚硬的冰城。枪手们有了很好的掩护工事，安排了足用的弹药，准备天明应战。湘军因屡胜而骄，一夜未曾发觉，次日天明，突见敌军营垒插进他们的中心，在前线督兵的新任河州镇总兵傅先宗既惊且怒，立即调配部队亲自督战。马海晏在数十营湘军围攻中，沉着应战，毫不惧怯。他把三百名枪手分为两部，一百五十人持枪射击，只射不装，一百五十人轮装弹药，只装不射。因为所持的是旧日线枪，这样作就可以连续射击，没有枪手旋装旋射的间歇时间，不给敌军一刹那的空隙。马海晏并严令枪手以先行官的动作为准，先行官不开枪，枪手不能开枪，因此湘军几番进攻都被打退下去，死伤甚大。傅先宗是湘军中著名的勇将，他看到死伤多人，攻不下一个新立小垒，一怒之下亲掌大旗勇猛冲锋。马海晏见来势凶猛，命枪手瞄准射击，立将傅先宗打死阵前。傅先宗死后，后路西宁镇总兵徐文秀继续作战。次日拂晓，马占鳌率领大军由外面围攻，

马海晏指挥枪手从中心冲杀，白刃相搏，杀声震天，战斗异常激烈，湘军内外受敌，阵势大乱。徐文秀图挽回颓势，亲自奋勇冲杀，也被枪手打死阵前。进扎新路坡的四十营湘军就这样全部溃败，回军得了不少的军用物资。此后湘军退守三甲集，马占鳌进驻马里庄，战事告一段落。这是一八七一年（清同治十年）年底的事。后来谈及这一战役，马占鳌把他所用的战术名为“黑虎掏心”。

当日驻定以后，马占鳌召集紧急会议。所有前后方参加这一战役的头目都以为他们打了大胜仗，一定是研究如何进攻的方法，不料会集以后马占鳌突然提出投降问题。大家听了都很吃惊，立即质问：“我们以前屡打败仗，还要坚持斗争，如今打了这样的大胜仗，为何却要投降？”马占鳌说：“陕西的白彦虎失败了，宁夏的马化龙也失败了，陕西已告肃清，甘肃也大半平定，我们只剩河州同西宁两个地方，还要同清朝作对是不行的。况且我们已经闹了十年了，再不想结束办法，究竟闹到甚么时候呢？我认为这时乘胜投降，过去的罪恶由我一人担当，清廷一定少办善后（即镇压一批起事的人），这对大家都有好处。如果等到失败了才投降，办善后一定很重，大家受累，恐怕死的人不少。”说到这里，多数人还不同意，还有人主张攻过洮河再看形势。马占鳌说：“我们一直往下搞有甚么最后目的？如果说一直要战到成立国家的话，必须选出一个皇帝来，但做皇帝我可不行。大家如能选出个令人心服的皇帝，我愿意扶持，我们就一块儿干到底。不然的话，我看还是早点投降的好。”说到这里，大家虽然知道终究得走投降道路，但仍有人主张把三甲集的湘军赶过洮河，叫他们更知道这边的厉害，然后再议投降。马占鳌说：“够了！只是这一个胜仗，已经增长了大家的骄气，忘记了胜仗中曾有不少人死亡，再来个胜仗打过洮河，那一定会再死亡更多的人。如果大家只知胜不知败，话就更难说了！”马占鳌就这样再三开导，终于决定了一个胜利投降的历史创作。

一八七二年（清同治十一年）二月，投降问题决定之后，当即由文案马镛写好投降稟帖送投三甲集的左军。这时左军在新败之后，

损兵折将惊慌万状，正计划向河东撤守。统兵的山西臬台陈湜出乎意外地接到投降禀帖，将信将疑，对来人说：“你们如果真心投降的话，回去告诉你们的头目，立即挂出免战牌，双方停战，再派头目到安定大营去见左帅，请求收抚。”马占鳌得到这一指示，召集各头目商量去安定见左宗棠的人。他表示自己亲去，各头目均不同意。讨论的结果，决定派头目的儿子先去。于是马占鳌的长子马七五（即马安良）、花寺马永瑞的长子马如蛟、洪门马万有的长子马福才等共十人，当时称为投降的十大少爷，次日即通过陈湜赴安定去见左宗棠。

自从新路坡战斗之后，部分回民已经偷过洮河进行抢掠，河东各地人心惶惶极为慌乱。驻在安定大营的左宗棠得到失败消息，十分焦急，突然接到投降禀帖，并有头目人的十个儿子来见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他断定这是诚心投降，不再是缓兵之计，当即欣然接受。左在谈话中知道马占鳌的儿子马七五还没有名字，就当面给他起名叫马安良，还赠了“翰如”的表字。左对这十个少爷说：“你们的父亲能真诚悔罪，率众归顺，很好，很好。我一定接受他们的诚意，好好招呼。现在我就要进兰州。回去告诉你们的父亲，叫他们不要害怕，都来兰州见我，商量善后办法。”于是这十大少爷很满意地回到河州。

马安良等十人从安定转回河州，马占鳌即照左宗棠的指示召集群众讨论后，同马悟真、马永瑞、马万有、马海晏等十二人赴兰州，住绣河沿清真寺。报到以后左宗棠随即传见，马占鳌见左之前，随身带上一条铁链。左升堂后，马占鳌自锁铁链向左叩头。左惊问左右，谁叫你们锁他，左右都说不知道。马占鳌自己哭着说：“我有万死之罪，应该上锁，是我自己带上的。”左即吩咐左右当堂开锁，向大家一面晓以大义，一面进行安慰。十二人同声说，我们罪恶大，应该严办。但马占鳌却说，罪恶在他一人，其余人众都是裹胁而来的。左说：“你们今天洗面革心，过去的罪恶都可以洗刷。”遂给他们赏了六品军功的顶戴，叫他们带罪立功。

那天夜里，左又传马占鳌一人去见，由戈什们领入左的卧室。左躺在床上，马跪拜后起立。左命坐，马不敢坐，站立床旁。左向他询问起事原因，询问为何强迫汉人顺教。马占鳌说：“起事为的自卫。要汉人顺教，是借此保护汉人。”左开始对强迫汉人随教一点很不高兴，听到马占鳌这样解释，觉得这个方法很有作用，便喜悦了，随即说：“你这个办法也对。你能明大义，又能率众投诚，这是很好的。不然的话，大军进讨，要斩草除根呢！”接着又问占鳌：“如果我不接受投降，三路进攻河州，你将用什么方法防御？”马不敢回答。左鼓励说：“你不要怕，尽管说，将来我要用你为国家报效呢。”占鳌说：“大帅如不准投降，我们就要决以死战。”左说：“你决以死战，总得有个办法。我问你是怎样应战哩？”占鳌就说，我们还有若干人马，前方如何布置，后方如何准备，还要抽出一部分精壮人马去扰乱后方。左听得笑了，把占鳌肩上拍了一把，坚决要占鳌坐下细谈。占鳌遵命坐定，一直谈到天明。最后左命占鳌荐举诚实可用的人员，占鳌分别推荐了马悟真、马永瑞、马万有、马海晏等，然后退出。

马占鳌回到住处，给大家说明见左经过，并商量接受官职任务。惟马万有不愿受职，他说：“我们闹到这个地步，做了官如何对得起百姓。我只要保全性命就够了！”以后左给河州镇编了三旗马队，以马占鳌为督带兼中旗管带，马悟真为左旗管带，马永瑞为右旗管带，马海晏为督标中营步队管带。从此他们就由投降而作了官，率领骑兵参加在清军刘锦棠西进的部队内，由循化进入化隆、贵德、碾伯，最后进入西宁、大通，结束了河州、西宁的事变。这次事变的起迄，经过十余年时间。左军每克服一处，都实行了严厉、残酷的“善后”（即镇压）。惟河州因左宗棠赏识马占鳌的投降，只令赔修了在战争中摧毁的城墙、庙宇，过去的罪恶一概从宽免究。因此马占鳌父子对左宗棠的感戴，真达到了沦骨浹髓的程度。

以上是马安良经常对人谈说的发迹故事，我听到的不止一两次，特追述如上。当然儿子表扬父亲，或许有点夸张。不过河州新路坡的这番战斗及其战胜投降的经过，不论汉回传说，大体相似。

仅仅在马海宴所带枪手的数目上略有不同(有的说是五百人,人携一椽一水瓶,结成营垒)。另外,这次事变,汉回人民被封建官僚挑拨离间,互相残杀,死亡的人确实不少。根据最近临夏市协所供给的材料,光同治三年正月马占鳌攻破河州城,城内就死亡了一万多人。同治六年,陕回杨文治、马士彦等在董志原失败,分窜河州,人数众多,马占鳌等令分驻四乡,叫随教汉人供给粮食。陕回因无家可归,起了夺取随教汉人产业的思想。那年冬天,马悟真的弟弟人称三师父的,到北原上开会,表面上说要陕回和随教汉人和平共处,却暗令陕回杀死了数十名汉人,夺取了财产。四乡随教的人听到消息,相率逃亡,结集到烟囪山,准备逃向藏区。马占鳌得悉这种情形,纠集回军四万多人,围困烟囪山,把数万随教汉人完全杀尽。到同治九年,他投降左军,却说强迫汉人随教是保护汉人,这就和事实大相径庭了。马占鳌等在暴动时作了不少罪恶,到了后来看清失败的趋势,又出卖民族利益,以投降效忠,弯弓反射,杀自己的同教同族,做清朝奴才,换得了父死子继的富贵荣华。从好的方面说,甘肃人民曾因此获得暂短的休养生息,从坏的方面说,那就是善于投机的阴谋家了。

(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)

陆洪涛督甘始末

魏绍武

我在清末由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，即回甘被派任甘肃常备军第一标书记，后又任振武军教练官。陆洪涛任陇东镇守使后，我被先后调任镇署中校参谋、陇东巡防军第一营管带及陆之卫队统带等职。一九二一年陆升任甘肃督军后，我又先后担任亲军统领、督军署军务科长、参谋长及卫戍司令等职。因此，对陆洪涛在甘的一切知之较详。兹根据我当时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，就回忆所及叙述如下。

一 陆洪涛的略历及其实力的长成

陆洪涛，江苏铜山县人，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，与北洋军阀段祺瑞、王占元等均为同学。清末，陆随陶模（新疆巡抚，后升陕甘总督）由新疆到甘肃，初任新军督操官，继由营长擢升为甘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^①，驻兰州东教场。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后，各省响应，特别是陕西民军起义，攻克满城，清廷震惊。陕甘总督长庚深恐驻兰常备军与甘肃其他部队不稳，乃与亲信开会决定，改编常备第一标为振武军，第二标先改巡防队，后改昭武军，第三标为忠武军。

^① 当时甘肃常备军共三标。一标标统为张定邦，陆洪涛为该标第一营管带。张调任西宁镇后，陆即升任标统。二标标统为马福祥。三标标统为周务学。

又将陇东张行志部改编为壮凯军,天水吴炳鑫部改编为建盛军,崔正午部改编为骁锐军,马安良部改编为精锐军。

陕西起义后,前陕甘总督升允时在西安满城闲居,由西安逃入甘境,受清廷任命,以陕西巡抚督办陕西军务。升允乃与长庚电商,发动甘军攻陕,将马安良的精锐军进行扩编,担任攻陕前敌任务。同时长庚拨振武、精税两军归升允指挥,又派署甘肃藩司彭英甲为前方营务处,并以陇南的骁锐军与陇东的壮凯军为后应。忠武军镇守省垣,准备随时调遣。遂于一九一一年农历十月出师东进,以陆洪涛所部振武军为最前部队,马安良继之。

陆部经泾川直扑陕属长武县时,陕军张云山率部数千,在冉店桥(距长武城六七华里)迎战,不幸失败。陆部乘胜攻陷长武县城,生擒张部营长石某斩首悬于城楼示众。张部退守邠州后,陆部继续追击,张不支,节节败退。十一月底张率部在永寿县西山地据险抵抗,鏖战竟日,退守县城。陆率部围攻一整夜,又发动拂晓猛攻,张不能支,最后退至乾州。陆部尾追,进驻乾属之铁佛寺(距乾州城约廿华里)后,升允总部亦进驻乾西十八里铺。此时,马安良闻陆部连克数县,乃由后方率部赶到,即由马部攻取乾州。不料张云山坚守乾州,并在乾城西北一带布防,以为犄角之势,致马安良部侧背受制,不能得手,屯兵城下,围攻月余,终无法攻入。升允急不可耐,又令驻铁佛寺之陆洪涛部,绕乾州之北直趋醴泉,于十二月初又攻下醴泉城,并乘势进迫咸阳。至是陕西省垣震动,人心惶惶。

正在危急之时,清帝退位,共和告成。长庚以大势已去,电升允回师。陆洪涛与马安良同时率部返兰。长庚等不告而去,陕甘总督印,交由甘藩司赵惟熙护理。赵邀同甘绅马福祥等电北京拥护共和。时值袁世凯任总统,袁乃命赵惟熙署理甘肃都督。陆洪涛由于在陕作战甚力,各方均重视其人,此为陆的地位和实力在甘长成的主要因素。

赵惟熙督甘后,至一九一二年春,以库空如洗,无法维持,乃去职,由内务司长张炳华护理。张接事将近一年,因其昏庸无能,与地

方人士又不能合作。一九一三年春，袁世凯任命张广建为西北筹边使，率新建左右两军入甘。行抵定西，张又被改为甘肃督军。时陇东护军使张行志辞职，张保荐他的参谋长吴中英继任，不久，护军使制度又改为镇守使。吴任职后，以用人不当，激起兵变，袁政府派陈树藩、周介人查办，吴被免职，遂改任陆洪涛为陇东镇守使。

陆洪涛到职后，注意地方治安，不愿多事，故在任期间虽无显著治绩，尚为当地人士所拥戴。张广建在督甘期内，任用私人，贪污成风，终以政治腐败，财政无法维持，汉回各族将领及甘绅纷纷反对。时有酝酿拥护马福祥督甘的风声，张当时深感不安，为自卫计，乃调陇南镇守使孔繁锦率部队四营进省驻防。张的亲信兰山道尹孔宪廷，在甘搜刮财物极多，恐以后离甘不便，乃席卷所有绕道由宁夏赴京，行抵银川被马福祥扣留。张闻讯震恐异常，乃于一九二〇年冬离开甘肃。

当甘肃易督风潮正炽之时，马福祥督甘之势将成。但陆洪涛的帮统张兆钾（前清武举，甘肃渭源人）倡言反对回族主甘，并召集陇东将领在其私邸开会，歃血为盟，领衔通电北京政府及各方，反对发表任命。电词中有汉回世仇，如中央不顾舆情演成事实，彼等将以死周旋等语。当时在京甘绅秦望澜、宋梓等，阅电恐酿成甘乱，并以陆洪涛在甘服官多年，尚孚众望，向徐世昌全力保荐，以陆督甘。一九二一年一月发表陆洪涛护理甘肃督军，以兰山道尹陈同护理甘肃省长。马福祥被任为绥远都统。甘肃易督风潮至此告一段落。

在陆洪涛就任甘督不久，北政府主张军民分治，以清翰林潘龄皋昔年宦甘，熟悉甘情，乃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先发表潘为甘肃禁烟大员，当潘到省之时，任潘为甘肃省长命令亦达。同时正式任命陆洪涛为甘肃督军（改护理为实任）。潘在省长任内作风生硬，官僚习气很深，历时不久，即与省议会不和，与陆督亦不能融洽，遂酿成一九二三年六月省议员集体闯进省署提出质问一事。由于卫兵阻挡，引起冲突，有几个议员被打受伤，惹起了很大的风潮。宁海镇守使马麒给议长杨思来电慰问被打伤的议员，对潘极表不满。从此，潘

不能安于其位，电请入京面陈要政，保教育厅长林锡光护理省长，遂于是年七月离甘。林系福建人，书生出身，对陆事事恭顺，后陆即保林正式升任省长。历时未久，林又与陆不谐。时陆之驻京办事处长董士恩（陆之胞弟，出嗣舅家），见各省军阀以督军而兼省长不乏其人，乃在京活动。一九二四年三月北政府又免林锡光职，任命陆洪涛兼任甘肃省长。从此，甘肃军政大权乃掌于陆氏一人之手。

二 陆洪涛督甘后甘肃各镇的割据情况

辛亥以还，甘肃共有八镇。各镇镇守使中，汉回两族各占其半。回族是：宁海（即青海）镇守使马麒，宁夏镇守使马鸿宾，甘州镇守使马麟，凉州镇守使马廷勳。汉族是：肃州镇守使吴桐仁，河州镇守使裴建准，陇南镇守使孔繁锦，陇东镇守使张兆钾。当陆洪涛护理甘督命令发表之后，回族各镇守使，以拥护马福祥督甘的目的未达，尤其对陇东将领张兆钾等通电反马一事愤愤不平。当时省城纷传各马有独立之说，马廷勳率部已开至河口，省城骚泥泉一带伏有马之密探哨兵等等，不一而足。陆闻讯后，对来兰就职迟疑不决。其幕僚樊鼎枢曾建议先晋驻定西，令将督印囊至定西接事，再观动静。陆未采纳，乃派其卫队统带魏鸿发先率步兵一营、机关枪一连，于农历十一月底晋入省城，驻山子石皖江会馆，又令李长清、李毅率部准备继进。马廷勳闻陆部已入省城，遂将河口之兵撤退。当时陇南镇守使孔繁锦由张广建调来省垣尚未返任，由魏鸿发与孔和各方接洽后，将所部分布城郊，即电告陆洪涛省城安谧无事。驻兰陆部万宝成、梁华锋等亦电陆，请其即速晋省。陆遂毅然由平凉西上，于农历十二月十九日抵兰，并于二十一日就职视事。

在陆接事之后，回族各镇守使由于陇东张兆钾反马一电关系，对陆颇不谅解，虽未公开表示违抗，但督署下达政令，形同虚文。各镇所属县缺，均由各镇守使直接委任，只是报省备案。驻军饷需径由县署税局直接提取。各县民财各政，均由各镇把持，真是省令不

出省垣。此种情况,陆亦极感气愤。其部下将领黄得贵、李长清等,主张用兵征服,认为炮火一响即见分晓。但甘绅郑浚等,力言兵端一开,地方先遭糜烂,百姓必受涂炭,恐兵连祸结,甘局无法收拾,主张寻求调和途径解决。陆从其议,乃先分电各镇守使亲自或派员莅兰共商大计。省绅清翰林刘尔炘睹此情况,亦愿出面调解,乃会同地方各耆绅联名电各镇守使,请其同莅省垣共商要政。电文中对甘肃地方疾苦情况与汉回和衷共济之必要,特予强调,并对陇东将领发电反对易督之举,多加解释,对电中措词不当之处,亦予辩驳。此电发后,情势为之缓和。不久甘州镇守使马麟首先来省,谒陆后表示愿任和解之责。当即由彼分电西宁、宁夏、凉州各镇守使,略谓前电措词不当,系出自陆督幕僚所为,陆并不知情云云。各镇守使接电,芥蒂少释,分别复电,表示服从。未几西宁镇守使马麒派其弟马麟(字勋丞,与甘州镇同名同姓)晋省接洽。从此各处信使往还,甘肃局势表面渐趋统一。时人谓刘尔炘等一电奠定甘局,确亦与有力焉。但实际上各镇不但与陆不和,即回族与回族各镇、汉族与汉族各镇之间,亦争权夺利,明争暗斗,各自为政,横征暴敛,无所不为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消除,陆亦无从过问。

在汉族各镇守使中,如肃州之吴桐仁与河州之裴建准,则庸庸碌碌,只图保守职位,不求发展。陇南之孔繁锦,对陆表面上表示服从,实则认陆为无作为之人,遇事不经请示,任所欲为。孔在水私设实业银号,滥发纸币,扰乱金融;设立“惠济便民质”,用高利贷剥削人民;设造币厂仿铸铜元,大发其财;又设电灯厂、工艺厂、纺纱厂,并大兴土木,修镇守使署,建九间楼设立军事学校;同时又征调大批民兵修汽车路,并开辟各县大车道。从表面看,似是“厉行新政,百废俱举”,实则是好大喜功,劳民伤财,徒为安置私人,贪图自肥而已。此外,孔对陇南各县税收及烟亩罚款,悉数截为自用,以供其私人之挥霍。对省署形成割据之势,其飞扬跋扈,可谓为各镇使中之突出者。

陇东镇守使张兆钾,亦仿效孔繁锦的作法,在平凉设立银号,

私铸铜元；创办讲武堂，训练军事人员，为发展个人野心作好准备；并派员向曹锟、吴佩孚赠送重礼，拜在曹锟门下，企图活动；又在平凉大兴土木，建修私邸；为了添购军火，向各县强征银款。当时陇东人民所受祸害达于极点，曾酿成宁县农民聚众暴动围城之变。省督署实际上亦不事过问，任其为所欲为。

三 陆洪涛在甘肃的用人行政

陆洪涛素习军事，政治非其所长。在任标统及陇东镇守使时，治军比较严明，人民爱戴。及其升任甘督，掌握军政大权后，仍标榜以爱民为旨。在治甘五年期间，以保境安民休养生息为施政唯一方针。他思想保守，无志进取。当时有人建议充实军备，整顿市容，发展交通，兴修水利，振兴教育。陆谓：“甘民现在可谓穷困极矣，作吏者只要维持现状，不扰吾民，即尽到职责。”他对用人强调稳练，不愿延揽人才，常说：“我所擢用者，皆随吾多年老人，其性情我所深知，喜怒笑骂由我，将来不至有掣肘发生尾大不掉之虞。”故在兰改编军队时，将自己统率多年之振武军及巡防各营，整编为甘肃陆军第一师，自兼师长，以黄得贵、李长清为旅长，韩有禄、包玉祥、汪恒泰、周自绍等为团长。至一九二三年陆因疾不能理事时，则以巡防统领宋有才任军务厅长。由于陆左右缺乏军事政治人才，故在用人方面，只好以行伍出身目不识丁之人员充数，因而督甘数年无甚建树。在建设方面，虽曾任张维、史彰等为市政筹备处处长，因未拨发充裕经费，仅将兰州大城内东南西三条马路略事翻修，并扩展西关、新关及桥门街三马路，其余概未曾计及。后来甘绅刘尔炘倡议重修五泉山寺庙，陆由烟亩罚款项下陆续拨款十余万元，使五泉山麓以至山顶寺庙及西龙口各处楼阁亭台，均得焕然一新。后又拨款数万元派李宗纲监工，请刘尔炘指导，整修西效小西湖。至于其他文化教育、交通运输、水利建设等事业，概未举办。对当时北洋政府发布之各项章规文告，不过依例照转而已。

陆洪涛主持甘肃军政，无甚建树，实况如此，而废弛烟禁与铸造铜元两项设施，则祸患甘民实非浅鲜。甘肃在前清为协饷省份，民国以来，赵维熙以财政不能支持而去职。张广建时期又经贪官榨取，至陆任职时，库空如洗。当时仅各地正规军队及巡防军九十余营旗，每月十万元的军饷无法开支，亦系事实。实则各镇各自为政，省库直接开支者为数不多。但陆洪涛当时为解决自己财政困难问题，采纳某吏建议，废弛烟禁，下令禁烟总局王廷翰，拟订章程，按地征收烟亩罚款。从此全省遍地罂花，烟民到处皆是。虽陆主甘五年，军政等费全赖此支持，而甘肃人民贫苦根源，从此愈扎愈深。

其次，陆在陇南镇守使孔繁锦铸造“当廿”、“当百”铜元无术抵制情况下，乃采纳皋兰绅士张应选之建议，设铜元局，以开财源，派万宝成为局长，开炉铸造各式铜元。起初纯用红铜，质量较佳，流通市面，尚称稳定，后以原料不敷，逐渐掺用劣铜，且只求数量日增，不顾质量好坏，兼以投机商人暗中仿铸者甚伙，因此劣质铜元充斥市面，字迹模糊，多有沙眼，人们呼之为“沙元”或“沙板”。其质量之劣，当时为各省所未有。因此币值下降，物价上涨。买一根葱，亦需数十铜元。市面金融之紊乱，至此已达顶点。陆亦感到害民甚深，又令机器局机制优质铜币，逐渐收回劣质沙元。

此外，关于陆洪涛捕杀张澍一事，其简略经过附记于下。一九二三年春，北洋政府发给甘省步枪一千支、子弹数十万发。陆派魏鸿发赴京领获之后，准备起运，另派副官陈得奎率骑兵一连，前往河南观音堂接迎。陈部行至陕西永寿县监军镇后，陕西靖国军杨虎城得讯，误以为甘肃新械业已到境，即派大队截击。陈部以众寡不敌，大败而归。甘省械弹却安全无恙，暂时保存。从此陆对运回此批新械益有戒心。半年之后，陆于是年七月又派李长清率徒手步兵两团，始将此批新械运到兰州。后李长清因事赴京，有人密报靖国军截枪一事，系甘籍保定军官生张澍向杨虎城献策所致。李侦知张当时适住北京，乃商同陆之驻京办事处长邀同警察在西河沿旅店将张逮捕，并搜获张邀杨劫夺枪械之函电底稿，随即电告陆洪涛。